

雪莲花文丛

亚心文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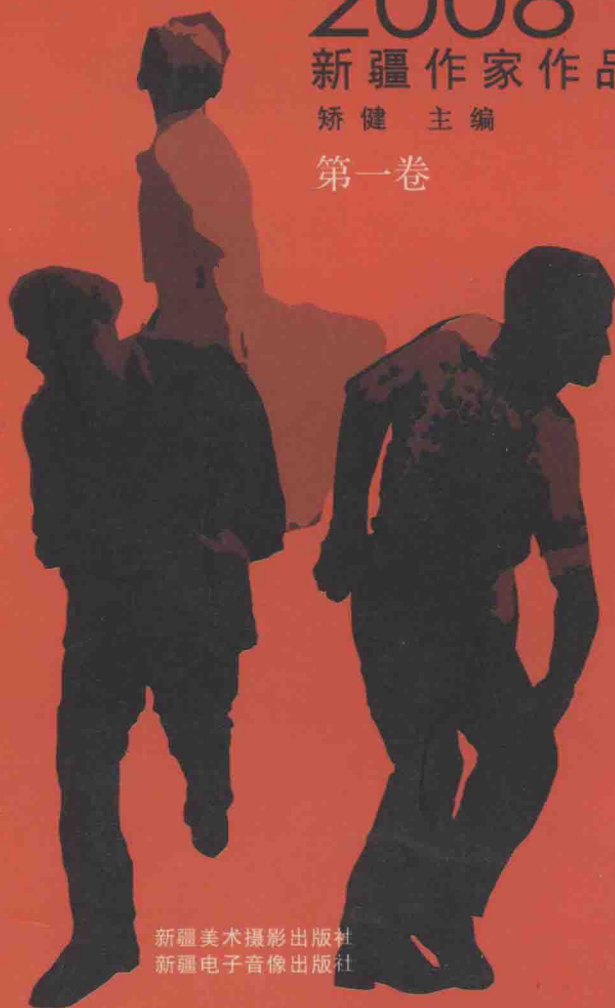
YAXIN WENCUI

2008

新疆作家作品选

矫健 主编

第一卷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雪莲花文丛

亚心文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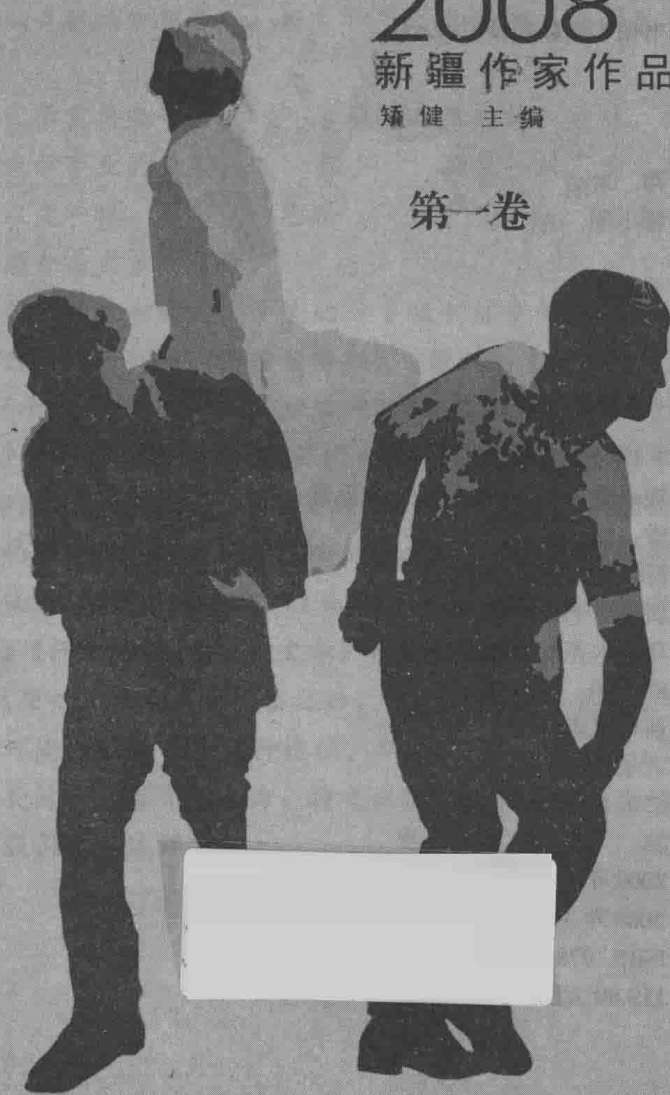
YAXIN WENCUI

2008

新疆作家作品选

矮健 主编

第一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心文萃: 2008 新疆作家作品选 / 矫健著, 一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469-0368-2

I. ①亚… II. ①矫…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新疆-当代 IV. ①I21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6835 号

责任编辑 向 京

封面设计 张小明

书 名 亚心文萃: 2008 新疆作家作品选

主 编 矫 健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政编码 83000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铁成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24 字 数 57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0368-2

定 价 119.80 元(全四册)

读稿人语

《亚心文萃》2008年选和您见面了，希望您读一读。

年末岁初，笔者在北疆曾有一次暖冬之旅，从石河子到沙湾，从克拉玛依到伊犁、博乐，所到之处都感受到文字劳动的暖意。

文学需要坚守。这是文学精神品格的特性使然。任何一个地方文学事业的长期繁荣，都需要一批又一批人为之耕耘。他们像农夫一样，长年在自己的原野上挥洒心血。“文章千古事”，其中隐含着太多的艰辛。

但路还在向前走。手头的许多报刊就是例证。今年我们所依据的主要报刊有《新疆经济报》《绿洲》《绿风》《扬子江评论》《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飞天》《清明》《十月》《新周刊》《新疆日报》《兵团日报》《回族文学》《亚洲中心时报》《西部》等。对所有同仁的劳动，我们深表由衷的敬意。此外，我们的目光还顾及到不少地方文学杂志。它们有《吐鲁番》《新疆石油文学》《石河子文艺》《阿克苏文艺》《喀什噶尔》《沙湾文学》《汗腾格里》《金驼文学》《胡杨树》等。

《亚心文萃》不是权宜之计，它要长期编下去。十年二十年之后可能会看到它的某种价值。所以需要您的关注，需要很多人的支持。大家齐心协力，持之以恒，它肯定会不断进步。

我们期望这样。

目 录

小 说

帕米尔远山的雪(中篇)	赵光鸣(1)
夏巴孜归来	卢一萍(51)
酵 头	张小痣(72)
一条埂子	张景祥(94)
我们都是杨来顺(中篇)	尹德朝(112)
蜜蜂不说话	俞敬元(156)
烽火集往事	徐建祥(166)
把手伸给我	孔立文(185)

散 文

我醉欲眠(七题)	周 涛(189)
三棵树	韩子勇(199)
我的“雀道主义”	陈柏中(216)
我衷心敬佩的女性——路莘	孟驰北(219)
乐痕随笔	矫 健(224)
父 亲	艾贝保·热合曼(240)

诗人与夜莺(二题)	石 河(281)
天地良心	丰 收(289)
高台乐园	黄 毅(295)
帕米尔高原的婚礼(节选)	刘湘晨(308)
西大桥的脸	陈 漠(317)
最初的记忆	高 兴(330)
纪念我们的母亲	胡康华(334)
被耽搁的遗忘(外一篇)	郁 笛(340)
母 亲	谢 凡(345)
无奈的选择	王运华(354)
团场记事	秦安江(360)
低语的人生	赵天益(366)
帕米尔墓室里的花朵	骆 娟(375)
与诗相爱	田 丁(383)
思想的温度	苏小红(389)
在昭苏草原寻找你的天堂	阿拉提·阿斯木(394)
铁力克蝴蝶	铁 梅(402)
车窗外的戈壁	成越越(407)
黑骏马	杨召海(410)
禾木星空	康 剑(415)
三叶草	蒋小寒(420)
暮 城	窝 窝(423)
点燃祖鲁灯	黄 萍(427)
新疆的浓香	辰 辰(432)
美哉怪石峪	柳亚军(440)
两只馕和两道小炒菜	丁晓玲(444)

诗 歌

走进草原	亚楠(447)
雾中喀纳斯	曾秀华(457)
秋风吹过大地	谢耀德(461)
春天的语言(节选)	刘龙平(464)
宁静与慌乱的戈壁(节选)	潘伟(467)
羊是一座大药房	曲近(469)
致亡妹	彭惊宇(471)
疼 痛	谷文通(474)
秋天的信笺	艾尼瓦尔(478)
生命的祝祈	李东海(481)
绝 唱	刘涛(484)
爱情十四行(二首)	郭志凌(486)
沙上书	老点(488)
长路和其中的某一步	孟蒙(491)
青春节拍	王丽 戴广德(493)
乡 情	戴广德(495)

报告文学

战士的名字叫忠诚	张光辉(496)
飞翔在白垩纪的翼龙	赵钧海(565)
股 海	陈颖(581)
徐奇:生活在审美世界中的发光体	冯永芳 任江(596)
寻找心灵的栖息地	燕红君(603)
采撷绚烂过去时(节选)	赵尊秀(614)

葡萄的梦想与现实	王新红(624)
----------------	----------

人 物

只留清气在人间	吴连增(636)
---------------	----------

评 论

民族志书写与个人记忆	耿占春(645)
刘亮程的时间	何 英(658)
周涛诗歌创作的新历史主义倾向	王 敏(671)
韩子勇:一位边疆学者的“第二现实”	沈 苇(685)
另一类身份的汉语文学写作	王 勇(696)

地方文学杂志选萃

情暖人间(节选)	谢家贵	杨正辉(710)
老渡口	安 斌	(718)
《大盘鸡正传》之外的话	董字发	(729)
听 蝉	刘迎春	(733)
秋到江布拉克	张兆荣	(735)
城外有片石头地	张新荃	(741)
水:心灵的治疗师	徐丽萍	(745)
春来野菜香	程 煜	(747)
老 井	章海安	(751)



· 小 说 ·

帕米尔远山的雪（中篇）

赵光鸣

赵光鸣 湖南浏阳市北盛苍人。现为新疆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作协六届全国委员，新疆作协常务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职称。在西部作家中，他以独特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关注。迄今为止，已出版《青氓》《迁客骚人》《乱营街》等长篇小说五部，小说集多种，改编电影的有两部。代表作有《石坂屋》《西边的太阳》等。

初识铁来克，是在工作组进驻代尔维乡的第二天。

头天的晚上，由于大家都睡得很死，没有给炉子续火，到天亮时，炉子灭了，外面正在下雨，冷风从短弄里灌进屋，把



我们都冻在被窝里，谁也不想离开尚有些热乎气的被子，去关上被风吹开的那两道门——弄堂的门和小院的门。在这个深秋季节，从帕米尔高原刮下来的风是非常凛冽的，卷着冷雨，让人觉得好像睡在了潮乎乎的冰窖里。窗外的天色十分昏暗，就像被沙尘暴包围了一样，连树影都无法看清。这时有一个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轻轻地掩了门，在昏暗中站了一会儿，然后弓下腰，把几张床依次看了一遍，确切地说，是看每个人的脑袋和脸，看被子里的人是否醒着。此时我们都懒得睁眼睛，知道进来了人，但没有人想到会进来个坏人，只有老胡的警惕性是高的，他一个人睡在里面的小间里。当这个人溜到他的床头，正要看他的脸时，老胡忽然挺身而出，瞪着他的暴眼，挥着长胳膊，颤声大喝：“你是什么人？你，你进来做什么？”

进来的这个人显然被吓了一跳，像青蛙一样向后倒跳两步，急忙摆手说：“啊，误会不要，误会不要！”

老胡就把灯拉着，看着这人，说：“我记得院子的门是闩好的，你是怎么进来的？你就是有事要找我们，也应当先敲敲门，破门而入是不对的，是不对的。”

来人嘴里啧啧着，咕噜了几句维吾尔语，他的汉语显然不够解释这件事，于是便曲起左手，做出一个半圆状，右手则做出门闩的样子在那个半圆里插进又滑出，做这个动作时，他的整个身子都随那只笔直的手臂大幅度地后拧再前伸，然后费劲地说：“这个东西，门的这个东西，从这个里面出来了，是一个坏掉的门，我要修一修，修一修，今天我修一修。”

他说的意思，是门闩有问题，门没有闩住，稍有外力就自行开启了，这个意思大家都听明白了，但还是忍不住想笑，一是他的比画动作和脸部表情有些滑稽，二是这个人长得也有些



让人好笑：两只薄而大的耳朵在灯光照射下半透明般发红，眉毛弯成两个倒月形，在这两道奇怪的眉毛下，是一双非常大的亮眼，顾盼灵活有神，好像眼瞳安上了轴承一样。而且，他还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喜欢挠耳朵，每说出一句话，都要挠一挠那只薄大而尖的耳朵，这使我立刻联想到了电视上正在热播的《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在美男子比率极高的维吾尔人里，一个长成这样的人，很难用好看不好看，漂亮不漂亮来形容，用滑稽、可笑、可爱、有趣这些字眼，好像还比较贴近。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笑意，便抻一抻脸，挠挠耳朵，正儿八经地对着老胡，然后对着大家，说：“我，铁来克，乡里派来给大家勤务员当！”

昨天和乡里的领导们见面时，乡书记巴吾东好像确实说过，要派一个会点儿汉语的人来协助我们的工作。

他说着就着手架炉子，三下五除二把炉膛里的炉渣炉灰掏干净，再把那些大柴劈成指头粗的小柴，又撕了几块油毡和报纸垫底，把那些小柴架在上面，最上层放几块煤。看样子他架火十分在行，不一会儿炉火便熊熊燃烧起来，很快炉筒就烧红了。老胡在火墙那儿感受到了火的温暖，和颜悦色地说：

“小铁同志，我刚才态度有些生硬，我向你赔礼道歉，你不要生我的气呵！”

老胡说着，亲切地在铁来克肩膀拍了一下。铁来克的大眼睛灵活地转动着，夸张地叫起来，说：“呵！胡组长，你是党的琼卡德尔（大干部），为你老人家服务我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又转脸对我说：“我的汉语水平越来越不行了，从前，在水利学校的时候，我的汉语好得很，一回到代尔维什，这个，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我的另一张嘴巴就哑巴了，现在，看到了



你们，那张死了的嘴巴又活过来了，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向你们伟大城市来的，有知识和学问的人学习！”

他吃力地、有板有眼地说着，又挠了很多次耳朵。

我说：“让我也向你学习吧，我原来学过的维语也丢得差不多了！”

这个乡里的年轻水利干事冬秋没有多少事可干，乡政府就让他来陪陪我们，他把这件差事理解成了当我们的勤务，每天来给我们架一次炉子，打扫一次房间卫生，不让他干，他还是照干不误，除此之外，那段日子里他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啃一本书上，书是维吾尔文，很厚，起初我以为是水利方面的专业书，后来又以为是一本间谍小说，最后才搞清，是《碟影的诱惑》，原来这是一本关于飞碟的书。在代尔维什这样一个偏远的乡镇，见到一个对飞碟感兴趣的人，令我感到惊奇，正好我带的闲书杂志里就有一本《飞碟探索》，封面上画着一只巨大的蓝色大盘子，衬以深远辽阔的星空，大盘子下面是一些长着像蜻蜓脑袋的外星人类。铁来克见了杂志，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呵，苏里坦和江巴依老爹看到的就是这个东西！万真千确，就是这个东西！”

“你说的是真的吗？那个苏里坦和江巴依真见过飞碟？”我对此将信将疑。

铁来克和我交谈没有任何语言障碍，兴奋地说江老爹年轻的时候在兴都库什山的逃难路上见过那玩艺儿，就悬停在他们一家人的头顶上，把老爹一家人吓个半死，以为遇上了灾星。

“苏里坦是我的好朋友，一个诚实的人，他是半夜里，在水磨坊里看到那东西的，他是个真正的目击者，我对他深信不疑，正是因为受了他的启发，我借来了这本书！”



乡水利干事一边挠着耳朵，一边小心翼翼地问我：“赵组长，这本杂志借我几天可以吗？我想让苏里坦也看看。”

我说我到今天也不相信真有什么目击者，但铁来克说代尔维什是个出奇闻怪事的地方，有人还在荒山里见过高大的毛人呢。再者说，无边无际的宇宙有点异常的东西出现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比地球人更聪明的外星人偶尔到地球上空转一转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我是南疆奔小康工作组成员，我从老胡的不断皱眉中感到这样不着边际的话题于我不太合适，于是便适时地中止了这样的讨论。但铁来克的兴趣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把同样的话题和工作组的其他几位继续研讨，就连我们的司机肉孜也成为他的讨论对象。一次，老胡郑重其事地对他说：“小铁，你有时间，应当多读点有用的书，多想想让你们的家乡如何发展致富的问题，年轻人么，脑子要用到正道上，迷上旁门左道，就会给法轮功那样的邪门歪道以可乘之机。”

铁来克对老胡的告诫和上纲上线置若罔闻，发现我们都在回避这种讨论后，就钻到小院旁边的营业食堂里去，和那些无事可干的年轻人继续这种神神道道的讨论。那些人也听说了苏里坦看见大盘子的事，对此事饶有兴趣，一伙人在一起争论得热火朝天，有人把苏里坦看见怪星的事和江巴依早年的见闻联系起来，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江巴依一家自从看见怪星后家道中落，死人丢财，现在这样的事儿又让苏里坦遇上了，说不定他和他家里要出什么事。

这显然不是铁来克想听的话，他对那人说：“你这是迷信，非常愚昧，不要诅咒我的朋友，科学和迷信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铁来克对严肃的科学讨论变成愚蠢的迷信非常气愤，他对



我说：“那些喜欢扎堆的人都是些头脑简单的人，跟他们在一起说话真是费劲。”

我说：“什么时候也让我见见你的这位朋友吧？”

乡水利干事想想说：“苏里坦不太愿意见干部，特别是上边来的干部，这一点和他的叔叔艾杰克如出一辙。艾杰克叔叔看见有身份的人就躲，他把这个毛病也传给了他的侄子。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毛病，干部也是人嘛！也有善良的正派的好干部嘛，也有焦裕禄、孔繁森那样的好干部嘛！”

铁来克顺便给我讲了叔叔艾杰克躲干部的故事：有一回，村里来了一位大胡子长头发的汉族艺术家，专程到代尔维什的托喀木买里斯村拜访艾杰克。住在小破房里的艾杰克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人来找他，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和这个不速之客聊了起来，竟然聊得十分投机。后

来，那位客人提出，要请艾杰克到台勒维曲克河边一家度假村吃一顿饭，艾杰克犹豫地跟着去了，两人刚落座，饭厅里进来了几个正开政协会议的干部和阿訇，艾杰克立刻神色大变，像兔子见了狐狸一样惊慌地夺路而逃，大胡子追了出去，艾杰克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我听了大为不解，问：“这个艾杰克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要跑？”

乡水利干事抻一抻脸，说：“他是个阿希克，阿希克听说过吗？”

我真没听说过，什么是阿希克？

“阿希克，就是深藏民间的歌者，永远不登大雅之堂的游吟诗人，流浪汉，苦修苦行者，世上最穷的人，又不把穷困当回事的人。你愿意说他们是乞讨者也行，他们是些来去像风一样



自由的人，是唯一能用歌声把听众感动得泪流满面的人，如今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铁来克眨巴着他的孙悟空一样的火眼金睛，挠挠耳朵，说：“苏里坦的血管里流着他叔叔一样的血，他们之间唯一不同的是，叔叔经常出去流浪，云游大地，而他则足不出户，除了水磨坊，他哪儿也不去，不过，他现在好像开始谈恋爱了，他这样的人能爱上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我真为他感到高兴！”

“是年轻人都会谈恋爱，再特别的人也不可能例外。”

“是的是的，他是有些特别，但是难逃爱情之网！”

我笑着说：“你呢，你怎么样？恋爱了吗？”

水利干事的脸红了起来，挠着大耳朵，说：“我，我爱上了一个人，但是人家心里有没有我还不一定呢……”

水利干事正在恋爱的消息很快就被证实，他看上的是乡街上的杂货铺的那位名叫曲曼古丽的姑娘。我经常去这个杂货铺买香烟，知道这姑娘是乡里第一个上街摆小摊的女人，有点积蓄后，就开了个小店。姑娘长得很丰满，笑起来很美，我发现铁来克经常有事没事都喜欢往这店里钻，每次我要买烟，或是阿尤甫、肉孜要买烟，他都要陪着去，或者干脆就代劳了。总之，只要有点接近那姑娘的借口，他是绝不会放过的。但是消息灵通的司机肉孜告诉我，铁来克悟空的神通虽然广大，但是不一定能把曲曼古丽追到手，听说，乡里一个在喀什噶尔做生意的小伙子看上她了。

我在营业食堂听到的闲言碎语对铁悟空的恋爱前途也是不乐观的。

大嗓门的食堂帮工居马洪告诉我，水利干事找姑娘的机会本来不少，乡里有不少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他，他是乡里的干部



嘛，但那些姑娘他一概都看不上，偏偏要纠缠杂货铺的曲曼古丽，而这个喜欢笑的姑娘是个脑子很好使的人，人家的心思在喀什噶尔呢，人家才不愿意一辈子都呆在代尔维什呢！

“脑子有毛病的人还不止他一个，还有他那个好朋友，水磨坊的磨面匠苏里坦呢！你猜苏里坦磨面匠爱上了谁？他爱的是曲曼古丽的妹妹吐尼莎，听说现在打得火热呢！打得火热又能怎样呢？只有脑子有病的人，才会招惹那对姐妹，脑子正常的人是不会干傻事的！”

持这种看法的人远不止居马洪一个，凡是喜欢在营业食堂扎堆的人，只要说到这事，都认为铁悟空是白费劲。就连乡里的文教干事雅阔夫也认为这事成不了。

“铁来克是个幻想家，他的激情来得快去得也快，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心灰意懒的，有谁见过一头热的恋爱弄成功了呢？”文教干事说。

但是这些对水利干事不利的议论并没有让他止住示爱的步伐，铁来克每天除了在工作组驻地消磨一段时间外，就要找借口到杂货铺和曲曼古丽聊天。跟那姑娘在一起，他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题，逗笑的本领也发挥到极致。姑娘在寂寞的守摊店中好像一点不反感他的陪伴，经常被铁悟空同志逗得乐不可支，笑得前仰后合。水利干事一条胳膊搭在柜台上，撅着屁股，看着姑娘开怀大笑，偶尔也会跟着笑，脸上的痴迷神情谁看了都不会怀疑小伙子确实坠入情网了。

工作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掌握了一些乡里的情况。在分组长老胡的建议下，乡党委、乡政府几套班子和工作组在一起开一个碰头会。会上罗列了一些影响全乡奔小康的因素和倾向及现象，比如除乡提留、村提留之外的不合理收费，不该向



农民伸的手也伸，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但会上说得更多的是代尔维什乡的传统势力和传统思想对农民的不良影响。保守、懒散、不思进取、安贫守拙、排斥科学种田和新技术的应用，那些只能结又小又涩的果子的果树，明明可以应用新的栽培技术加以改良，但推行起来却困难重重。乡里好不容易把砖厂建起来了，贫困户却不愿意借这个机会脱贫致富，怕苦怕累，跟现在砖厂干活的汉族民工比起来，吃苦耐劳的精神差得太远了。

老胡也谈了一些代尔维什不好的风气，年轻人无所事事，不是晒太阳就是扎堆聊天，要不就是在台球桌上乱捣一气，丝毫也不在改变穷困面貌上有所用心。同时不点名地说，有些青年放着那么多的科普书不读，偏要读些神神道道的书，那样的书跟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除了把人变得更加恍惚和神经兮兮，没有丝毫的好处。

老胡说：“不去踏踏实实从脚下做起，做点脱贫致富的实事，尽琢磨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什么宇宙哪，外星人哪，飞行器哪，那些东西不要说永远都搞不清，就是搞清楚了，跟代尔维什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难道它们可以变成饕和抓饭包子吗？”

碰头会上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搞的，很快就被铁来克知道了。传话的人没有落下任何一个细节和每一句让他气愤的话，他的反应之强烈很是让我感到意外。

“赵组长，胡大人说的话我肚子胀呢！难道读书不对吗？难道我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吗？难道我没有在代尔维什的山山水水留下辛苦奔波的脚印吗？难道我给乡里提出的改水建议和方案还少吗？”

他在怒气冲冲地喷出这一连串难道后，像青蛙一样喘了口气，意犹未尽地继续说：“难道我们的眼睛只应该盯着脚下这一